

## 早闻狄声

## 《戏台》下的老与少

从出于排片压力不得不推后一周上映，到一周后票房一路上扬，《戏台》的逆袭背后，是一大批中老年观众对陈佩斯的热忱支持。仅从个体观察出发，我身边就有至少三个平时不太进电影院的长辈发来询问：陈佩斯的电影看了吗？还是应该买张票的。

起初被这样问起，我只是感慨《戏台》在短视频平台宣发策略足够下沉，功不可没。无论是陈佩斯现场与观众交流，还是朱时茂等亲朋好友到场支持的画面，当那些熟悉的面孔共同出现，一代人的喜剧记忆随之被唤醒。

然而结合《戏台》那种略显老派却极其执着的表达，突然间似乎又懂得，对很多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而言，支持陈佩斯，就像是支持自己昔日的理想——戏外，那份理想或许早已不再，但心底总有一个声音，期待台上仍有人摇旗呐喊，不可变，不能变。

换句话说，陈佩斯也是这样一个人被大众寄托想象的人。当年《吃面条》《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的鲜活，扛得住岁月磨洗，才气名副其实；戏外，人人熟知他因版权纷争告别春晚、全身心投入话剧表演的跌宕人生。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位昔日的“喜剧之王”身上，都有太多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业务精湛、自尊骄傲，曾经认死理，

如今达观通透……由这样一个人去讲一个“戏比天大”的故事，观众感受到的是人戏合一，浑然天成；即便电影里有落后的女性意识，情节高潮部分又是逻辑混乱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亦无伤大雅，更无损那份为戏而生的精气神。

如果说老年人是在《戏台》里找过去，年轻人大概是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的当下：混乱无序的工作状态、永远没有道理可言的要求，以及咬着牙不得不强行顶住的痛苦无奈。鸡飞狗跳的职场上，多的是轮番易主的顶头上司、随时变脸的甲方客户，而小人物苦苦坚持的原因不过是“为了活命”。所以，夹缝里的打工人大概很难代入“我抽烟喝酒私生活混乱但我可以为艺术而死”的金啸天，却总被委曲求全的侯班主所打动：别看他跑得利害，心里的苦又有几人能解。

从这个角度上说，《戏台》的成功几乎是一种必然。舞台上是一位国民艺术家半生凝练的、人戏合一的自我表达，纵使老派却始终有力，用笑的方式写出了生活的荒诞滑稽，讲出了普通人如何在割裂中继续忍耐、前行。而台下的老老少少们，从那些荒谬里照见了自我，且笑且悲。

常原狄

媒体人

## 情人看剑

## 从来虞姬都贞烈

暑期档电影《戏台》里的男旦凤小桐亮相时，举手投足，眉角眼梢，似是故人来，因为他在舞台上演的是虞姬。说起来，张国荣在《霸王别姬》里演的程蝶衣，余少群在《戏台》里演的凤小桐，包括秦沛在《刀马旦》里演的花锦绣，舞台上这三个虞姬，风格不一，却也都是无比贞烈。度今度兮奈若何，宁可玉石俱焚，不愿苟活，这样的性格让那些饰演者不仅认同膜拜，甚而至于人戏不分，即使置身不同时代，他们也活似虞姬的还魂者或代言人，绝不不同流合污，因此成为最为高洁孤傲的一个符号，灼灼闪光，最是催泪。

在这三部电影里，要么霎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要么改朝换代一波三折，世道不可谓不乱。不过是人人都得看戏，于是乎生旦净末丑继续登场，不管戏院外炮火冲天，戏比天大，暂时放下家仇国恨。他们也似有祖师爷庇佑，睥睨众生，目下无尘，唯有献祭舞台的一片执着与痴心。程蝶衣自不必说，“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也并不是世道跟他找别扭，而是他根本就不理会戏外的世界运转。至于徐克导演、杜国威编剧的电影《刀马旦》，里面秦沛演的虞姬，出场时已现中年老态，身形臃肿，眉目松垮，脸上脂粉堆得厚厚的，但也能在舞台上眼风一飞，轻轻松松魅惑众生，这个角色当年甚至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一个已近迟暮之年的程蝶衣，依然保持名角风范，不过当稽查队长抛来橄榄枝时，他马上换了一副粗鄙不堪的男人嗓音，严词拒绝。角色有些喜剧色彩，但底色仍是悲凉，人生不过一场戏，他最后翻窗逃走，终于勇敢越狱。

不少人拿《戏台》与电影《霸王别姬》作参照，因有时局变乱、戏如人生这些要素，也都以京剧《霸王别姬》为戏中戏。其实《戏台》的气质调性更与《刀马旦》接近，话剧底子，亦庄亦谐，很多人物与戏码也能逐一对应。比如陈佩斯与午马饰演的班主，钟楚红与徐卓儿饰演的懵懂闯入女性，还有将军与洪大帅，甚至黄渤演的蹩脚票友与叶倩文这个全男班戏班局外人都有些对应的意思，都被军阀点名，非看他们演戏不可。这不是说两部电影构思撞车，而是一个戏班里的故事，又发生在军阀混战年代，多少荒唐事，嬉笑怒骂间，却也大差不差。《戏台》侧重于梨园人的坚守，一口心气绝不摧眉折腰，《刀马旦》则把更多心思投注在乱世儿女的离合聚散上，舞台与人生不过是一种参差对照。这是二者旨趣上迥异之处。

回头来看，按时间排序的话，《刀马旦》1986年公映，《霸王别姬》公映于1993年，《戏台》同名话剧2015年首演，十年后电影上映，其中一个虞姬角色竟然纵横穿行四十年，芳魂一缕，总是忠贞不二，直至决绝赴死。舞台上，那边厢午马苦劝秦沛版虞姬说，“牺牲小我，为戏班着想！”这边厢陈佩斯向余少群版虞姬磕头，“我给你跪，都指着你活命啊！”看来虞姬上不上台，兹事体大。不过，张国荣版虞姬却遭徒弟背刺，即使霸王也无力挽救。雏凤登台，老凤只得黯然退场，最后一把火烧掉所有凤冠霞帔，也是一种决绝态度。《戏台》最后彩蛋里，凤小桐投河自尽，一个曾经热火朝天的人彻底心如死灰，戏里戏外，真是从一而终。

长风新

媒体人

## 钱眼识人

## 神话就是“无中生有”

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是两年前爆红的动画短片延展而成的独立长篇作品，并且身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基因，是整个暑期档里根红苗正的“中国娃”，但它的格局显然又不仅仅供给儿童，实际上哪怕给成年人看，只要不带偏见入了戏一样能收获不少共鸣。估计很多观众会从职场和打工人的角度去看这部动画片，这是显而易见的共情，所以它的代入感是很强，情绪的门槛也低，但它真的起点低，立意高，有些余味已经关乎人生慨叹。

在拼好的取经团里，最有争议的角色估计就是蛤蟆精，但我觉得它是层次最多，最立体的角色，并且它身上发生的一些细节颇有意思。首先就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戏，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它让我想起韩寒导演《后会无期》结尾里，陈柏霖与冯绍峰的对话就用了这个比喻，很多现代人就是被煮的青蛙，浑然不知，在长期、慢性的焦灼中丧失“活力”。在动画片里，倒有一些乐观主义，把逐渐煮沸的温水当成温泉，在过程中享受片刻的惬意，就像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如果愿意还是可以苦中作乐，活在当下，瞬间得意如神仙。

“障眼法”这个表达是黄狗大王对蛤蟆精的误解，但歪打正着成

为后面笑料的起点，这个“大法”才是全片中真正的题眼。所谓障眼法，不是骗人，也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凭信念去对抗系统碾压，逆天改命的“心法”。

全片没有从天而降的大神仙一劳永逸地扬善惩恶。有黄眉老怪化身的如来，也有他真正的主人弥勒佛，但其实都是有一些“对立面”的意思，他们的存在是给取经人制造障碍，派发劫难。电影的英文名是Nobody，真正有菩萨心，悲天悯人的是一个无名寺庙里，垂垂老矣，显然也没有获得长生之法的老僧人，他早就识破假取经团的真相，不然不会在送别时露出笑容，也不会结尾时第一道晨光从他身上开始流转。他才是真正懂得什么叫众生平等，假取经团的斗志就是从他的“夸夸”，还有无私赐予袈裟开始。联想到结尾，四个小妖怪必须同时使用合体大法才可能击败黄眉老怪，应该就能体会到当下的价值观：平民的互助才能让脆弱的孤岛连缀成陆地，才有生机与希望。

涉及到用魔幻、神话手段去纾解小人物愤懑、不甘、叛逆等情怀，周星驰永远是最好致敬，也最让观众一次次接受并共鸣的，所以高潮大战你也知道很像《功夫》也很像《西游降魔篇》等，反正就是大手从天而降就要压制你，你只有顶上去这一条路才能死里求生，我还是觉得很燃。结尾颇有禅机。首先是黄眉老怪被打成童子原型之后还是领了弥勒佛任务，拿着布口袋和金钵，这才引出《西游记》关于小雷音寺的“正史”，也就是说不但人是无名，这一段野史也是不被记载和流传的。彩蛋中，黄狗老二被牛怪顶下悬崖还是没死，他觉得因为自己喝了煮蛤蟆精的锅中汤，也就扣上了“无中生有”的命题，神话历史底下都是无名无姓的生命浩劫与轮回。

钱德勒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韩松落

作家